

留白

罪的

蘆澤央

葉韋利

第三屆《野性時代》先鋒文學獎獲獎作品
Yuu Ashizawa

如果罪惡是墨黑色的陰影，復仇是猩紅色的血，留白處又是什麼？



罪の余白

You Ashizawa
蘆澤央

葉韋利——譯

留白

如果罪惡是墨黑色的陰影，復仇是猩紅色的血，留白處又是什麼？

罪的留白——罪の余白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80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作 者——蘆澤央
譯 者——葉韋利
主 編——李國祥
執 行企劃——葉蘭芳
董 事 長——趙政岷
總 編 輯——李采洪
出 版 者——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803臺北市和平西路三段二四〇號三樓
發行專線——(02)23306168421
讀者服務專線——0800-231-1705
(01)2330417103
讀者服務傳真——(01)2330416858
郵 撥——一九三三四七二四 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信箱——臺北郵政七九〇九九信箱
時報悅讀網——www.readingtimes.com.tw
法律顧問——理法律師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李念祖律師
印 刷——勁達印刷有限公司
初 版——二〇一五年七月十七日
定 價——新臺幣三〇〇元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罪的留白 / 蘆澤央著；葉韋利譯。-- 初版。-- 臺北市：
時報文化, 2015.07
面： 公分。-- (灰小說；5)
譯自：罪の余白

ISBN 978-957-13-6329-5(平裝)

861.57

104011797

TSUMI NO YOHAKU

©You Ashizawa 2012

Edited by KADOKAWA SHOTEN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2 by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through Future View Technology Ltd.

ISBN 978-957-13-6329-5

Printed in Taiwan

目次

序曲

第一章	安藤聰／木場咲／新海真帆／安藤加奈	0 0 7
第二章	安藤聰／小澤早苗／新海真帆	0 6 5
第三章	木場咲／安藤聰／木場咲	1 1 7
第四章	小澤早苗／安藤聰／木場咲	1 6 9

第五章 新海真帆／木場咲／小澤早苗／安藤聰

2
1
1

終
章

2
6
4

罪 的

罪の余白

You Ashizawa

蘆澤央 葉韋利——譯

留 白

如果罪惡是墨黑色的陰影，復仇是猩紅色的血，留白處又是什麼？

目次

序曲

第一章	安藤聰／木場咲／新海真帆／安藤加奈	0 0 7
第二章	安藤聰／小澤早苗／新海真帆	0 6 5
第三章	木場咲／安藤聰／木場咲	1 1 7
第四章	小澤早苗／安藤聰／木場咲	1 6 9

第五章 新海真帆／木場咲／小澤早苗／安藤聰

2
1
1

終
章

2
6
4



序曲

赤裸的腳趾，緊緊抓著乾巴巴的水泥地。一旦察覺距離好遠好遠的地面上進入視野，便趕緊低下頭。水泥地的白，失焦的操場那片綠。滑到下巴滴落的汗水，靜悄悄，往下，往下滴。

一雙膝蓋像是鬆開掛鉤似地脫力彎曲，原本披肩的長髮，此刻感覺到飄散在空中。

一開始只有一個念頭，往下掉。

往下掉，要掉下去了。

空氣中有一股反作用力，猛地抬起五臟六腑。指尖麻痺，水泥從腳底剝落。

怎麼辦？爸爸，我要死掉了。

看到三樓的教室，看到窗戶裡有一個陌生臉孔正大笑得露出牙齒。旁邊是另一個大嚼著零食的長髮女學生。接下來竟然還有時間看看教室外的功課表。真的像人家說的，看起來像是慢動作。我竟然一副事不關己。

媽媽當初也是這種心情嗎？當她來到再也回不去的境界。來到一個連自己也看不到來時路

的那一刻。

媽媽想些什麼？她看到了什麼？

啊，爸爸在哭。對不起啊，爸爸。嘆？不對！這是他在媽媽過世時的樣子。爸爸好可憐。我讓他又要哭了。

今天好嗎？開心嗎？

爸爸做著菜，一邊笑問。

是每天都願意聽我說。

事到如今，我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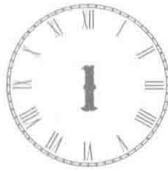
我果然腦子不清楚。一定還有很多能挽回的方法。

但是，現在，啊，來不及了。



第一章

罪の余白



九月九日十三時二分

安藤聰

下了高速公路一打開車窗，一股黏膩的海水氣味變得更濃。

加奈細緻柔亮的黑髮隨風翻飛，髮梢輕輕滑落碰觸著玻璃窗。

「欸，爸，還要多久啊？」

「所以剛才不就叫妳先去了嗎。」

安藤用力踩油門，同時用食指推了推眼鏡。大概二十分鐘前，距離休息區還有一公里時，他就問了要不要上廁所。當時加奈似乎眼皮很沉重，連睜也沒睜開，只應了一句「不用」就繼續睡。結果車子一過休息區幾分鐘，她就突然說：「爸，我想上廁所！」安藤連忙張望，附近自然沒有休息區的標示，就連出口也沒有。

前方有測速感應器。聽到車內導航冷冰冰的聲音，安藤皺起眉頭緩緩加速，總算看到標示出口的牌子，這時加奈的臉色已經從先前的土色轉為蒼白。

「可是我之前不想去啊。」

加奈用門牙緊咬著薄薄的嘴脣，不斷重複問著：「爸，還要幾分鐘啊？」安藤皺起眉頭低吟著。放眼望去只見草叢後三三兩兩的民宅，沒看見像樣的店家。

「還有……好吧，我們先下高速公路，在路上看看有沒有便利商店或是家庭餐廳之類就進去。欸，妳也幫忙看啊。」

「嗯。」

「啊，右邊不行哦，找左手邊。」

「這種事我知道啦。」

加奈的語氣聽起來在鬧彆扭。安藤側眼瞄了一下確認路況，發現加奈肩膀靠著椅背，屁股微微撅起來，大概是想避免受到車子的震動影響吧。安藤的嘴角不自覺泛起微笑，口中喃喃，真拿妳沒辦法。

「真的不行就在旁邊找個地方解決吧。反正這裡幾乎沒有人車，爸爸在車上等著，妳快去快回比較輕鬆啦。」

安藤半開玩笑說完，加奈噘起嘴說：「我才不要！太離譜了吧！」安藤搔搔太陽穴，刻意直視著前方，露出苦笑。

「沒那麼誇張啦，爸爸偶爾也這樣啊。」

「低級！」

加奈怒叱一聲，把頭髮往上攏，然後短短嘆口氣。這副莫名其妙的舉動，讓安藤看得沒來由地不知所措。

「男人可能覺得稀鬆平常，但女生不一樣啦。」

接下來的話哽在喉頭，安藤刻意乾笑了幾聲。

「也是哦。」

加奈失去母親，也就是安藤失去妻子，是在八年前的事。她與病魔奮鬥了兩年半，在加奈八歲時過世了。

無論真理子到了當天才因為身體出狀況不能出席教學參觀，或是加奈在才藝發表會上獲選擔任主角但媽媽無法到場，加奈都從來沒表示不滿。

媽媽，還好吧？不要這樣愁眉苦臉嘛，我不要緊的。我會加油，媽媽也認真休息好嗎？我的工作是快快長大，媽媽的工作是好好休息，絕對不可以自己隨便起來做飯哦。

加奈堅強說著，用自己的雙手緊握母親青筋浮現的纖細手指，但安藤知道，她之前才剛哭過。她不出聲，只讓眼淚靜靜地流，然後說，爸爸，不要告訴媽媽，絕對不可以告訴媽媽。拚命重複著這句話的加奈，跟面對癌症疼痛與抗癌劑副作用也絕不示弱的真理子，簡直是一個模子印出來的。

「因為是男人的關係嗎，我覺得爸爸特別粗線條耶。」

加奈有些慌張接著說。

「好比速食炒麵，泡的時候連湯都沒倒掉就直接吃吧？」

她促狹地瞇起雙眼。

「那是以前的事啦。」

安藤聳聳肩，強忍住鼻腔那股宛如突然被澆了水的刺痛。這句話表示加奈收回男女有別的意思。速食炒麵這件事，發生在安藤妻子剛過世那段期間。能夠提起那陣子的事，顯示加奈已經克服了母親過世的悲痛。或者，她想要表現出自己已經克服。

加奈真是個善良的孩子。

其實安藤對於自己一個大男人要好好養育女兒，一點信心都沒有。但他把加奈教成一個這麼善解人意的孩子。真的覺得好安慰。

「啊！」

加奈將身子探出車窗外，興奮大喊。

「有了！」

安藤順著加奈的手指望去，是一間在東京都內沒有看過，感覺不太像二十四小時營業的小型便利商店。車子在黃綠色招牌旁邊停下來，還沒停穩加奈就像用滾的一樣衝出去。

「記得要跟店員打聲招呼啊！」

加奈大概沒有餘力回應安藤，一個勁地衝進店裡。不好意思，我借一下洗手間！聽到自動門另一側傳來加奈急迫的聲音，安藤忍不住笑了。

紅，白，皇家藍，黑，深藍，紫，祖母綠。

在水槽角落縮著鰨，蟠成一團的灰褐色身體，彷彿進入戰鬥模式變身似地，一瞬間亮起鮮豔的色彩，每次看到都嘆為觀止。

尾鰨跟背鰨張開成扇形，原本五公分左右的小魚大上好幾倍。裹住全身的輕柔大紅色波浪裙，擺動之間露出藏在底下的藍色身體。

然而，旁觀者眼中只覺得絕美的無言誇示，並非全身繃緊神經的舞者獨秀。這是賭上生死的全力戰鬥，也是自古至今流傳下來的嚴肅儀式。

在寫著「鬥魚」的牌子旁邊有兩個小水槽。在這個水族館參觀過一圈，花了兩個小時，也只有這裡會將同一種生物特地每隻分別安置在一個水槽內。

魚鰨長且華麗，在水面上吐著泡泡築巢的是雄魚。至於雌魚，鰨的長度大約只有雄魚的一半，側面看得出橫條紋圖案，還有透明的魚卵。旁觀的人一眼就能看出其中的差異，但牠們並不知道。一旦面對面，接下來出現的不是進入交配的圓舞，就是你死我活的濺血亂舞。正因